

專題研究

各版大藏經雕版簡史

智銘

(續上期)

二、契丹版大藏經

契丹本東胡族，秦漢時為匈奴所破，保有鮮卑山之地，魏青龍中，其酋軻比能為魏所殺，其族又逃至潢水之南黃龍之北，至元魏時，始自號契丹，所屬分八部，部之長號曰大人，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。唐時，耶律阿寶機為大人，統八部，不久，盡殺諸部大人，兼併其地，梁時，歷破奚及勃海、室韋、女真諸部落，復取突厥故土，擁有今遼、吉、黑、熱、察、綏諸省，及冀、晉二省之北部與蒙古之地。勢稱全盛，晉時改國號曰遼。宋時居於北方，與大宋併立。後，金興起，先滅遼，而後亡北宋。契丹民族自有文化，篤信佛教。

遼興宗時，曾命南京折津府、燕京圓福寺比丘覺苑為首，偕同學僧非濁、法均、詮曉等校勘佛典，準備出版大藏經。由景福年間（西一〇三一——三二）至重熙二十二年（西一〇五四）止。大藏經雕刻完成，向其國內外流通，這部契丹大藏經的內容，為開元錄四百八十帙，加上續開元錄二十五帙，以及宋朝新譯經典、章疏、音義之類七十四帙，由這內容，可察知這部大藏經是在北宋勅版大藏經之後雕刻的，或許就是依照北宋勅版大藏經重刻的。

在山西大同的華嚴寺內，有一座遼代建造的經藏，在金大定二年（西一一六二）「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教藏記」內，云有遼重熙年間（西一〇三二——五四）契丹版大藏經五百七十九帙，安置在薄伽教藏內。但現在契丹藏早已散佚，今日已看不

到了。

契丹版藏經對佛教界貢獻很大；其一是在燕京近郊之房山，繼隋靜琬之後，根據契丹藏又補刻了小藏四大部石經，其二是在遼道宗清寧八年時（西一〇六二），曾將契丹版大藏經贈送高麗。此後，契丹藏又陸續傳入高麗。高麗國在出版高麗大藏經時，曾以契丹藏作為定本或校本。高麗國大覺國師義天負責出版續藏時，即曾以契丹藏作為定本，高麗大藏再雕時，比丘守其曾以契丹藏為校本。契丹藏優點很多，在高麗學術界有甚高的評價。

西域吐魯蕃地方，在遼全盛時，屬其領轄，十二世紀初，女真族興起之金，將遼滅亡時，其中一族就在吐魯蕃建立西遼國。契丹版大藏經亦流入吐魯蕃。多年前，由吐魯蕃出現之古寫經典殘卷中，發現有數種印刷的佛典。其中有每行十八、九字，卷首有扉畫的大般若經、中阿含經、增一阿含經、雜阿含經的殘片。卷首經題下的千字文，與宋、元版大藏經不同，僅和後晉可洪的「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」內所見的千字文番號符合。而契丹版大藏經用的千字文番號正與相同。故出現的印刷物大藏經為契丹藏，應無疑問。這些殘片契丹藏，現日本書道博物館、靜嘉堂文庫、龍谷大學圖書館都存有着，在契丹藏無傳的今日，這些殘片也很寶貴。

三、金刻大藏經

民國二十三年（西一九三四），在山西省趙城縣之霍山廣勝寺彌勒殿內，發現有金刻藏經。在中國佛教界及學術界過去從來不知有金刻藏經的時候，忽然發現了這部藏經，一時成為開動的

新聞。那次所發現的金刻大藏經，共有四千九百五十七卷。全爲黃卷赤軸的卷子本形式。除了金刻大藏經外，同時還有元太宗時代弘法寺補刻版本，以及明清各朝之補充本和藏外章疏之類佛典甚多。

由金刻大藏經所含資料看，這部大藏的出版，不是帝王之勅版，也不會有顯官巨賈爲檀越，是完全由山西民間集資興刻的一部大藏經。這部大藏經的形式，是承襲北宋勅版大藏經的系譜，爲卷子本，北宋首都開封，在欽宗靖康元年（西一一二六）正月，由女真族興起之金人入寇，第二年，將顯聖寺聖壽禪院所藏勅版大藏經板本掠去而失落不明後，使請經者已無處可得。其後三十年，山西潞州出身的一位女居士崔法珍，不知她因何發大心願，竟然自己斷臂，向民間募集善資，計劃開雕大藏經。據「指月錄」記：「婆羅門有僧神光，久居伊洛，博覽羣籍，善談玄理，每嘆曰：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，莊易之書，未盡妙理。近聞達摩大士住止少林，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，遂詣祖參承。祖常端坐面壁，莫聞誨勵。光自惟曰：昔人求道，敲骨取髓，刺血濟饑，布髮掩泥，投崖飼虎，古尚若此，我又何人？值大雪，光夜侍立，遲明，積雪過膝，立愈恭。祖顧而憫之。問曰：爾久立雪中，當求何事？光悲淚曰：惟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門，廣度羣品。祖曰：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切精勤，難行能行，悲忍而忍，豈以小德小智，輕心慢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勞動苦，光聞祖誨勵，潛取利刃，自斷左臂，置於祖前，祖知是法器，乃曰：諸佛最初求道，爲法忘形，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在。祖遂與易名，曰慧可。」這一段記錄，是頌揚慧可大師爲法忘形的故事。崔法珍斷臂募刻大藏經的宏願，可能是受慧可大師的精神感召所致吧！

金刻大藏經募刻的經過，由發現的經典記載；金熙宗皇統九年（西一一四九）的時候，在山西解州靜林山天寧寺內，成立開雕大藏經版會，可能由於崔法珍的斷臂而感動地方檀越信衆，盡輸善資，所在開版工作在貞元、正隆年間，進行非常順利，至太宗大定年止，僅三十年間，就雕造了六百八十二帙七千卷的經板。這部大藏經的版式，是每行十四字，每面二十三行的卷子本

形式，在最前空白之處，除有經論名外，並有第×卷、第×張、×字號等細字刊記，這完全是採用北宋勅版大藏經的形式。

大定十八年（西一一七八），崔法珍會將雕印之大藏經一藏，呈獻給金國朝廷。她呈獻時，可能還沒有剃度出家。據蔣唯心氏所著「金藏雕印始末考」內記有：「晦堂於大定中爲聖安寺主，朝命崔氏受具聖安。」等，崔氏奉晦堂爲闍黎剃度並登壇受具足戒爲比丘尼後，金朝皇帝爲勵其爲法忘形，特賜給她紫衣和「宏教大師」的尊號。這時是大正二十三年，就是在崔氏呈獻印本大藏經後的第五年。

金刻大藏經是由崔法珍募刻，應爲都勸緣主，名留大藏才對，可是原刻金藏中，只有「開雕大藏經版會」之名。崔氏不將其名以都勸緣主留於大藏，正是她精神偉大之處。可是她對施主之名，一個不漏，如宙帙般若經末記，「夏縣趙村王德，施錢二千餘貫。」固然留名。他如：「解州安邑縣三路村男弟子馬福昌並弟小馬全，同發願心，捨自己家生騾一頭，施與本寺雕大藏經七卷。」及榮河村民施普賢像、萬泉村民施梨樹等等功德主，也都留名。後來，陸光祖爲募刻大藏寫序，才將崔法珍斷臂募刻大藏的宏願紀錄，其中有：

「昔有女子崔法珍，斷臂募刻藏經，三十年始就緒，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，聖朝道化弘廣，越前朝遠甚，豈無聖心豪傑乎，（見刻藏緣起）」

李有棠引金國文具錄也說：

「祕書省碑今在燕弘法寺……大定十八年，潞州崔進女法珍，印經一藏進於朝，命聖安寺設壇爲法珍受戒爲比丘尼，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，明昌四年立碑石，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瀛記翰林侍講學士黨懷英篆額。（見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）」

有了以上這兩段史實，崔法珍爲金刻大藏經最初緣主，應是不爭的事實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